

一亩园一建7年,如此长的工期让7届研究生都得到了实践锻炼。这么多的学生亲身参与到了工程建设中,亲眼看到一座园林如何从设计变成现实,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收获,对刘庭风而言也是一种收获。

一亩庭园七载情

■本报记者 陈彬

只要对北京城稍加了解的人,对坐落于北京通州区的宋庄都不会陌生。宋庄面积不大,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批艺术家的到来,却让这里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艺术村。

7年前,一位大学老师来到了这个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地方。在这里,他买下了一块一亩左右的土地。他想在这块地上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建一座传统的私家园林史博物馆,而这座博物馆一旦建成,将是国内首个系统展示中国私家园林历史的博物馆。

这位教师就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庭风。不久前,这座被他命名为“一亩园”的私家园林博物馆正式建成了。

这是一个窗口

在很多人看来,建一座园林无疑是一件很具有艺术气息的事情。但作为教师,刘庭风建园的目的却很实际——为了教学。

“我研究的是中国传统园林,在我的研究和教学中,本科生教学需要一个实践基地,研究生教学也需要有一个教学研究的平台。但在建园之前,这样的场地我是没有的。”采访中,刘庭风说,为此他不得不经常“到处找正在施工的园林工地或基地”。于是,一个想法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刘庭风的脑海中——我能不能带领研究生,自己造一个园子?

刘庭风是一个做事很干脆的人,在有了这个想法后不久,他便付诸了实施。而之所以将建园的地址选在距离天津数百里外的北京宋庄,他也是有着自己一番考虑的。

事实上,早在2004年,刘庭风就来到过宋庄。这里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个,一个是浓郁的艺术气息,另一个则是因为大量国际友人的到来所产生的国际化效应。而这两点正是刘庭风最终决定在此建园的主要目的。“中国的传统园林要走向世界,甚至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平台和窗口,我希望通过一亩园,全世界都能领略到中国园林的魅力。”

2007年,刘庭风买下了一亩土地。2008年,“一亩园”工程正式开工。这群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乙方”,为别人设计园林方案的“天大师生”,此次终于成为了“甲方”,拥有了一个毫无限制地将自己的设计理念付诸实际的机会。正如刘庭风所说:“做乙方时,我们很多优秀的方案都被甲方不合理地改动了,我们非常愤



学生参与“一亩园”建设。

怒,但又很无奈。但这一次终于自己做主了,这是让我最痛快的一件事。”

于是,内心愉快的刘庭风,带领着一群同样干劲十足的研究生们,走上了一条历时7年的建园之路。

这是一次历练

一亩园建了7年。相应的,也就有了7批研究生为这个不大的园子的建设付出过心血和汗水。

在刘庭风的研究生中,孙伯航的身份有些特殊——身为唐山学院艺术系教师的他,其实是刘庭风的一位在职研究生。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于建设一亩园的热情。

孙伯航接触一亩园的建设是在两年前。此后的两年间,他每周一至周三会在学校上课。此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便驱车来到宋庄的施工工地,日夜守在这里。这两年间,寒暑假,他也会将几乎一半的时间,花在工地上。

“工地施工时会有很多困难。此时,现场的调整就显得很重要了。而且一些想法和灵感也只有在施工现场才能产生。”孙伯航这样解释自己长期“泡”在工地的原因。

一次,施工队要堆砌一座3米高的假山,刘庭风因为课程繁忙无法来到现场,但受车辆调动的限制,施工时间却不能更改。于是,从施工开始之初,孙伯航每一小时都要从各个角度给假山拍摄照片,发给远在天津的刘庭风。两人这样的沟通从当天13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最终,假山完美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当然,长期“泡”在工地的远不止孙伯航一人。在刘庭风的研究生中,女生占据了大部分比例。正是这些平日里端庄知性的女研究生们,成为了一亩园施工现场的“主力军”。

从今年8月到11月一亩园正式落成,刘庭风的博士生刘燕就没有离开施工现场。“早晨6点起床,自己做早饭。然后就开始了工作,晚上还要加班完成一些其他任务。”采访中,刘燕如此概括她在工地的生活。

一个女生在这样的工地里,吃苦成为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这也成为了刘燕回忆那段工地时光时,最深刻的记忆。“工地上什么都没有,睡的铺盖都是别人睡过的,这对于女生来说,是难以接受。洗澡当然就更不用想了。此外,还要干一些在家里不会干的活儿。于我而言,这些都是一种历练。无形中,自己的自理能力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有了很大的锻炼。”她笑着说。

然而,对于这些研究生来说,得到锻炼的仅仅是“自理能力”吗?

这是一种收获

事实上,如果按照一般的建造进度,如一亩园这样规模的园林,通常只需要3年左右就可以完成。而一亩园之所以用时7年,一方面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刘庭风对工艺要求严格,很多项目都被他推倒重做。“比如园子的标志性建筑阁楼,仅脚手架就先后搭了五次。”

虽然工期严重滞后,但对此刘庭风并不觉得遗憾,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收获。

“我真的没想到,这件事会拖7年的时间,但我作为教师,时间成本对我来说不是问题。相反,如此长的工期让7届研究生都得到了实践锻炼。这么多的学生亲身参与到了工程建设中,亲眼看到一座园林如何从设计变成现实,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收获,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收获。”刘庭风说。

这样的收获不但在校生感受到了,已经身为名师的孙伯航,也深有体会。

“现在已经很少有设计能让你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去琢磨。一亩园不大,但从设计还是施工都很深入,能够参与这样一个项目的机会不多了。”孙伯航说。

在一亩园的施工过程中,刘燕负责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制作几处灰塑(岭南地区汉族传统建筑装饰工艺)建筑。“目前,院子里一共有4处灰塑,但我们其实做了20多个。这还不包括在制作过程中就被我们否定掉的。”刘燕说,原来在画设计图时,很多因素是自己考虑不到的,所以“设计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实际”。而经过这样的反复锤炼,现在她做设计时就会想,这样的设计到底有什么用,应该怎么处理,所以“现在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使用的”。

这其实正是刘庭风最想看到的。采访结束后,刘庭风给记者发来了一条微信。而他在微信中的一番话,或许正代表了他的心情:“能实现建立教学实践基地的目标是我的最大心愿,可能很多人认为我傻,但我的研究生们觉得我不傻就好。感谢参与工程的历届研究生,是他们与我并肩战斗,我为他们在一亩园中的成长感到骄傲……”

学术『大咖』为本科生开启探究之门

■本报记者 杨致远

“‘互联网+’与植物保护的关系?”“农药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紧跟时代潮流,却又不好直接解释的问题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2015级的课堂上统统找到答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保学院面向本科生开设了新生研讨课,“千人计划”入选者刘同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康振生,农业界领军者张兴等学术“大咖”们挑起研讨课主讲教师的大梁。

虽然开学已经3个多月,但对本科生的专业教育从开学一直持续到现在,为的就是让这些学术大咖们将爱专业、爱农业的种子悄悄给孩子们种下,将可贵的科研精神代代相传。

与众不同的授课方式

“要唤醒埋藏在学生心中的创新种子,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去创造发展。”刘同先结合在美国课堂的授课方式,将学生4~6人分成一组,课前布置研讨题目,让学生查阅资料,归纳整理;在下次课上,以小组为单位,以PPT形式进行汇报,每人汇报后,教师进行专业点评。

“这些学生太有才了。”采访中,刘同先不停地强调,这些学生用心准备,比如节选BBC昆虫短片视频,还给视频加上汉语字幕;有的制作动画放在其中,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让学生对植物保护有了认识。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研讨,彼此都可以随时打断对方。

刘同先表示,新生研讨课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安排的,强调师生的直接互动,这种互动已经在线上同步进行。他自豪地说:“我的微信群非常热闹,同学一有问题就会在微信上随时咨询我。”2015级植保专业本科生唐汉尧表示:“我对专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不仅从教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而且对专业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从图书馆搜集资料、制作PPT、上台讲解,与老师同学互动等,都让我更加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他的同班同学张博悦说:“我来自内蒙古农村,从小就见爸爸给庄稼打农药,算是耳濡目染,对农药略懂一二,学了三个月的农业专业课,再

辅助新生研讨课,对专业学习更有信心了。毕业后,我希望能够返乡做一名有知识、有经验的新生代农民。”

新奇直观的实验室探究

新生研讨课除了在课堂上热烈讨论,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及植物病理学学科实验室、温室及试验站,让学生认识常用仪器设备,并了解基本用途。

2015级制药专业本科生张莲莲用心地参观了农药中心。参观中,实验室中的仪器设备让她长了不少见识,她还很激动地见到了传说中的“牛人”康振生老师。康振生给同学们介绍了实验室概况,还请他的博士生与同学们分享了学习心得,张莲莲说:“他们身上闪亮的科研精神和敬业的工作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农药中心,张莲莲参观了养蚊子、苍蝇的实验室,第一次看到如此场景,虽然觉得恶心,但也深深感到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小东西也有大研究可做”。参观完张兴老师的实验室,她被张兴40年来潜心育人、一生为农的执教精神和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所感动。在张兴的博士生的带领下,她体会到中心20年来发展历程的艰辛与不易,中心自成立以来为农药学科点、为我国农药事业所作的贡献让她深感佩服。

启迪无限的大学第一课

“本科生的这节课,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为了不辜负学生的期待,我们应该做好这件事情。”新生研讨课的设计者、植保学院副院长黄丽表示,开设新生研讨课是对学生立体化、网络化培养的探索,老师发挥了辅导作用,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人。

2015级植保专业本科生贾慧慧表示,刚刚开研讨课的时候,她和同学们多少都感到拘束,习惯了坐在几十人中间默默地听着老师讲课,这种侧重师生互动的授课方式让大家有点不适应。“我们一开始都不敢向老师提问,担心自己的问题不够深刻、没有价值,但是老师一直是和颜悦色、耐心细致,与我们交流的话题也都是让大家感兴趣的,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慢慢放开。”

“研讨课让我们对学习方法有了新认识,不仅教我们知识,更教我们如何获取知识、思考问题,这门课对刚刚开始大学生活的我们是极其有益的。”2015级制药专业本科生王佳佳说。2015级植保专业本科生李海天坦言,入校时,选择植保专业是被调剂的,本来他一直想转专业,但随着对专业的了解,尤其是发现最新的“互联网+”也可以与植保专业密切联系,他决定留下来好好学习这门专业。

此间少年

杨一丹:女博士“挑战”传统幼教

■本报通讯员 吴军辉

亲子互动类节目的热播不仅掀起了“揣娃上路”的旅行热潮,更悄然地改变着人们的教育观念。快乐、体验、共同成长成为许多“80后”年轻妈妈们推崇的育儿模式。

南开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博士杨一丹在一次“知行南开”社会调研中发现了亲子教育的巨大市场,在南开大学创业基地和天津青年创业园的支持下,她将“快乐教育”的理想付诸实践。

从“创意设计”到“创意教育”

杨一丹的公司名叫“南以离开”,最初是在南开大学创新创业基地扶持下成长起来的设计公司。作为校园创业的团队,最初的业务并没有走出校园,而是主打毕业情怀的各类创意纪念品,同时为那些有创意的学生设计者提供实现想法的平台。团队真正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转型到亲子创意教育,要从一次偶然的创业挑战赛说起。

去年6月,中粮集团大悦城举办了面向校园的创业精英挑战赛。入选者不仅可以获得5万元基本资金,还可以到卖场实地经营项目。杨一丹团队的微景观生态瓶项目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入选,并在之后1个月落地经营中,实现了本金一倍以上的增值。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不仅燃起了我们走出校园创业的火苗,也让我们有勇气往前再迈进一步。”杨一丹说,在经营DIY微景观生态瓶过程中,她发现相较于成人,这类创意手工体验更受儿童和亲子家庭的欢迎。这会不会是潜在的商机呢?杨一丹带着这样的思考申请了南开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知行南开”的调研课题。

经过对天津亲子市场和亲子教育产品的调研,杨一丹发现,当前幼教类的机构是以学科教育为主,比如美术、音乐、舞蹈、数学等成体系的课程。“这种教育模式背离了小朋友快乐教育、快乐成长的初衷。”

于是团队核心成员结合自身文学、艺术设计、高等教育学、软件工程、财务管理等专业背景,尝试性地设计了一系列创意类的亲子教育课程。宗旨只有一个:让家长和孩子在同一空间、同一起点,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互相教

育。“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很受认可。家长和孩子能够在同一起点共同面对新鲜事物,家庭教育的隔阂一下子被化解了。”杨一丹说。

互联网思维下的全新教育体验

创业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从最开始的微景观生态瓶、书法篆刻等单一产品,到现在园艺、木工、话剧、音乐、艺术、生活、健康、户外、科技、逻辑思维等成体系的课程项目。手工扎染、DIY木工勺、零基础油画、亲子足球、骑鹅运动会、自助3D打印……杨一丹说:“我们开展过的体验活动已经足足有130项,而这些课程永远都在更新。”

经过一年半的积累,南以离开·创意教育形成了“体验店+课程体系+创意活动”的全新模式,使家长教育、亲子教育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环。同时采用语音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完成和辅助儿童教育,创造全新的家庭教育和儿童自主学习模式。

除了最初的创业团队之外,南以离开·创意教育还发展了一支覆盖儿童发展认知、美育教学多领域的专家顾问团队,一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儿童创意教育和户外素质拓展团队。“素质拓展团队中的大部分都是南开大学的兼职研究生。”杨一丹说。

“现在互联网思维非常重要。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可以整合的资源和一个整合资源的平台。被市场认可就是最大的成就感。”杨一丹认为,相比单打独斗,自己更倾向于合作。目前,十几家大型的亲子机构、银行、地产类企业同“南以离开”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主要为他们提供打包的课程产品,合作为我们迅速打开了市场。”

经营一年多来,她们已经积累了700余个家庭会员,而且用户“粘性”很高。

创业团队中的“国际领先”

在天津青年创业园小剧场里,杨一丹的团队打造了独特的“教育机器人情景剧”:设置密闭式小剧场,谢绝家长陪同和指导,让孩子在私

“压根没想到我能这么顺利地找到工作。”江苏大学本科生马峻说。11月21日,江苏百校联动就业活动——走进江苏大学暨江苏大学2016届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在江苏大学体育馆举办。450余家大型企业事业单位,提供了15000余个岗位,吸引了1万余名毕业生进场应聘。

能在招聘会上第一眼看到马峻,是因为他的神情和普通求职者不太一样。手拿求职简历,马峻气定神闲,却没有其他求职者的那种茫然的眼神,因为早在10月通过校内招聘市场他已经和一汽海马正式签约了,成为同专业75人中最早找到工作的人。这次来招聘会,他是想看看是否还有更好的机会。之所以对自己“没有想到”,是因为两年前马峻还是个痴迷网络游戏的人,因为多门功课挂科受到学业警告,离修满学分毕业遥遥无期,“那时候真是又绝望又迷茫”。

大三开学,作为学校组织的学业帮扶对象之一,马峻参加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组织的团体辅导培训,从那时起,他意识到自己再不努力就来不及了。学校把马峻在内的一批受到学业警告的学生带到了位于太湖湖畔的素质拓展中心,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封闭式素质拓展和心理潜能激发。翻越4米高的毕业墙后,所有人都留下了激动的泪水。“以前成绩不好,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现在发现自己的潜能原来这么大。”马峻说。

之后,马峻每月定期参加所在学院的经验分享会,在朋辈志愿者一对一的帮助下重获了开启学业之门的钥匙。更为幸运的是,朝夕相处的朋辈志愿者小周还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大四时,马峻完成了毕业所需学分,上过学校开设的一系列就业指导课程后,还找到自己的就业优势——干劲足、动手能力强,并着重发展动手实践能力。他以专业第一的高分完成了电子实习课程,自学了CAD、PRO/E等绘图软件。在一汽海马召开的校园招聘会上,马峻和公司正式签约了。

“大学生中存在的就业困难学生,主要表现为学习有困难、家庭经济有困难。”江苏大学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副主任潘金彪表示,学校建立了就业困难学生库,针对学习困难无法就业的学生,采取一系列学业帮扶措施让其顺利完成学业;对那些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则发放每人1000元的就业补贴,在就业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大一到大三时选修系列就业指导课程,大四时参加就业指导服务系列讲座。”“就业能力提升计划”和“零距离就业行动计划”贯穿大学四年,学院学业导师、辅导员、关工委老师一一对接推荐,也有力地保障了就业困难学生充分就业。



杨一丹(左一)

密空间内完成最本真的表演。由专业的文学、语言学、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团队编写剧本,在10至20分钟的场景中,由机器人将儿童带入学习场景中,在快乐的交流中不知不觉学习知识。这种学习方式允许反复练习,同时后台迅速给出学习进度、接受水平、心理反应的反馈指标,指导下一步学习的进程。

这些机器人应用了目前国际领先的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南以离开”拥有教育机器人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和产品专利,并用的应用模式解决了语音识别率低的行业技术壁垒。这支技术团队是由几位日本海归博士组成的。

“我们的识别技术和国际知名大公司 Siri、讯飞持平,而且在实现机器人群体智能和模式应用上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据杨一丹介绍,机器人的后台可以直观反映儿童的学习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家长指导孩子改进学习体验。“希望将来形成一套词汇量大、识别率高的大数据库,同时让微型化的教育机器人进入家庭。”

目前,南以离开·创意教育在天津市内有了两家实体店,已经拿到了种子轮的投资,3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也即将到来。关于未来,杨一丹希望把品牌推出去,通过直营加盟的形式,吸引更多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加入到项目中。

“想建设一批社区店和学校周边店,运营得比较好之后,招募大学生团队购买经营权。我们可以帮他们对接政府的贴息贷款,提供后期产品更新、培训的售后服务,帮助他们以更加稳妥的方式实现创业梦想。”杨一丹说。